

风雨岁月丛书

常君实◎主编

# 臧克家回忆录

百岁老人收笔之作 诗坛泰斗往事钩沉

臧克家◎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K825.6

Z011



百岁老人收笔之作  
诗坛泰斗往事钩沉

# 克 家 回 忆 录

臧克家◎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臧克家回忆录/臧克家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1

(风雨岁月丛书/常君实主编)

ISBN 7-5008-3199-4

I. 臧... II. 臧... III. 臧克家—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425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49(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3.625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001/ 我的诗生活  
生活和诗的历程  
050/ ——续《我的诗生活》  
066/ 诗与生活  
211/ 青岛解放我重来  
215/ 十六小时以内  
220/ 我与《诗刊》  
226/ 书的故事  
232/ 我的健康观  
235/ 我和孩子  
称名忆旧容  
239/ ——记笔管胡同七号旧居  
245/ 我爱雨天  
247/ 我的“南书房”  
250/ 泰山脚下诗碑林  
孔庙·孔府·孔林  
254/ ——曲阜三日游感印  
258/ 夜读记快  
260/ 我在想什么干什么  
  
269/ 老哥哥  
274/ 我的先生闻一多  
284/ 陈毅同志与诗

# 目 录

老舍永在 /294

得识郭老五十年

——怀念郭沫若同志 /308

剑三今何在? /322

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追忆何其芳同志 /331

往事忆来多

——沉痛悼念茅盾先生 /340

我亡书,我得之

——喜《死水》、《烙印》联翩归来 /356

冰心同志,祝你健康! /360

朴素衣裳常在眼

——记姜林 /365

苦尽甜来人倍忙

——雪天忆寿彝 /369

春色满西郊,提笔问忙闲

——忆广铭 /374

昆仑飞雪到眉梢

——记叶圣陶先生 /377

五十二年友情长

——追念伯箫同志 /382

一个勤奋乐观的人

——悼健吾同志 /391

# 目 录

- 396/ 心清,在我心中  
情深泪自多
- 402/ ——哭靖华同志
- 405/ 致梁实秋先生
- 408/ 友情和墨香
- 414/ 三见周总理  
人去诗情在
- 417/ ——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生日
- 三纪交深千字文
- 424/ ——祝贺《北京晚报》创刊三十五周年
- 426/ 《文学·新诗专号》喜归来  
两件大事
- 429/ ——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

# 我的诗生活

——我写不出：叫人家咬碎牙齿去咀嚼的理论；我只能写出这样一篇故事，告诉我怎样学习写作，怎样学习生活。

## 一 诗的根芽

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重大的关系的话不是妄诞；如果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几乎是决定的关系是事实，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仁慈，多感，热烈，感情同他的身躯一样的纤弱。他在每个人眼里都是良善可亲，不论亲疏都对他好，就像他对每个人都好一样。他是一个公子，一个革命者，一个到处在女人身上乱抛热情的人。结果，女人把他的身体盗成了空洞，革命使他打一柄伞跳下城墙跌得吐血——一直在病榻上侧着身子（连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躺了三年，任病魔的小手一扣一扣地扼死了他。他喜欢诗，他的气质、情感、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用悲惨的耳朵听他在一年四季不透风丝的病房的炕上，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他同我一位叔叔唱和的诗句。也许是太兴奋了，也许是过去的影子使他黯伤，也许是太劳累了的缘故，诗还没读完，苍白的脸上便泛起红色，咳嗽一阵，接着一条一条血丝随着一口一口的白沫从口里拉了出来。

《霞光剑影》，这是他们唱和的集子，一个叫“红榴花馆主人”，另一个则是“双清居士”。

祖父和父亲正相反，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像钉子打进木头里去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别好诗，白香山，他最喜欢。有时，在鸦片烟灯底下，他忽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高声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诗的热情燃烧了我的一颗小小的心。这时候，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教着我同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族叔一起读书，读诗。“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的相思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吟蝉诗，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无限深情与感慨了。

他有时也用诗同我谈话。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乡村的姑娘我痛苦得几乎不能活下去！祖父知道了这回事，可是他却不说破它。当我走到他的屋子里去时，他拉开抽屉取出一片纸片子来递给了我，上面写着这样的诗句：“青蚕栖绿叶，起眠总相宜，一任情丝吐，却忘自缚时！”他把这经验的结晶，苦痛之余的忏悔的诗句送给刚刚扑上情网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我，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开出来的一朵花。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那时节，我还不够了解诗，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

我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巧嘴的人，她没有能够好好受过教育，但她却那样富于文艺天才。她就等于我的保姆，照看我，陪我玩，常常说《聊斋》、《水浒》、《封神榜》、《西游记》给我听。在灯前月下，她高了兴或我高了兴（也许是寂寞不过了），逼着她，便有很多富于诗意的故事从她巧妙的口里吐出来。往往是仙女同凡人恋爱的故事，而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它，常引出我的眼泪和幻想，像在心上打一个血的印记一样，一生也不能磨灭。

还有几个农人，特别是六机匠，我必须提到他。虽然他不认识一个字，然而我得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他对我文艺兴趣（多半是诗的）

的培植，撩拨，启发，是尽了最大的功劳的。说他是我的蒙师，也算不得夸大。虽然，认真地这么说出口来会成为笑话。

六机匠，是我家的佃户，也是我家的一房远房亲戚，光杆一条，屋子里一张织布机，一张锄。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灵魂的家。两间小土房里的那一团空气，吸引着每一个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铁屑一样。形形色色的“闲人”，带着不同的情趣走进他的门来，爬上他的炕头。谈故事，说笑话，嬉谑浑调，逞才斗技，神色、声音、手势，叫情感联系在一起，说的人，绘形绘声色舞眉飞，听的人也到了忘形的地步。这时候，屋子里烟云缥缈，空气活泼得像开了冻的春水。而六机匠，更是一个出众的故事圣手。他的记忆力强，描绘的手腕高，能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枝鲜叶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好像展开一幅图画。他的材料是掘不尽的宝藏，而且花样常常地翻新。赶一次“集”回来，他便会把从说大鼓的口里听来的故事（每次赶集，他总不吝惜这几个铜板的花费）增叶添枝地更生动更好听地说给你。有时，一个英雄的金镖投到半空去，半个月不叫它落下来，叫听的人留一个想头，心总是念着它。他说故事往往用韵语和腔调唱出来，伴同着表演的神态和姿势。他是用热情用灵魂的口来说这故事以安慰自己和别人。故事，就是他的创作，诗的创作，听的人，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里去。

有时，他一面脚踏着“机”板，手抛着梭，口说着故事，眼睛在左右地跳动。仿佛听人朗诵一篇叙事诗一样，机声就是它最美丽的节奏。有多少个小庭院开着白葫芦花的黄昏，有多少秋日苦雨的灯下，有多少风雪扑窗的热炕头上，有多少春天的好日子（在醇酒一样的艳阳下随着他到绿色的郊原上去），听他的故事——他的心声，他的诗。在他的屋子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我得到了盎然的诗趣，在他的屋里我洗白了自己的心。

六机匠，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

我的村子像平原大海里的一尊小孤岛，岸然地，倔强地，孤僻地站立着。从它怀抱里生长出来的人，也同它的个性一样。曾祖父、祖

父一行都戴过“大清皇帝”的“顶子”，有一颗还是“红”的，然而为了不愿在不合理的强权之下低头，为了与生俱来的“傲上”的性子和正义感所驱使，宁愿叫皇帝的朱砂笔把全家的功名一下子勾到底，七十岁的老头子们剪去了苍白的小辫在县城上插起了革命的大旗！

“你说‘县知事’是什么人？‘县知事’就是人民的公仆！”

这是曾祖父给我这个小孩子的庭训。他们的这不挠不屈的精神和爱穷人、抗强权的肝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他们革命失败后的流亡日记（戴着“假辫子”逃到深山里去，亲朋们望着他们像望着了一颗炸弹！），使我感动之后，加剧了对于反动政权的痛恨！

正义的旗子竖立在我的心头上。

我生在乡村里，我爱乡村像爱我的母亲。我爱门前的“马耳山”（这个神秘的诗的影像，我不止一次地把它写进我的诗篇），我爱儿时垂钓过的“西河”，我爱随着季候变换着情调的惹人喜爱的原野，我爱大自然爱得要死，她给予我的太多，她在我的眼底心上，太美，太可亲，太富丽了。我的灵魂拥抱着她和她融为一体了。

我爱乡村，因为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我爱泥土，因为我就是一个泥土的人。

我和穷孩子一道玩，我们和穷人之间，没有一条界线。他们穷得可怜，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有的是一条“农奴”的身子。我曾在一本诗里形容他们严冬的可怜相：“一条破单裤灌饱了风，像挑起了一个不亮的灯笼”；他们穷到什么地步？穷到：“上吊找不到一条绳子”！

在泥里土里风里雨里，作为野孩子队伍里的一员，我十四岁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一步。

这对于我有什么影响呢？这影响可太大了！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

这一些，你可以在我的诗的内容上，形式上，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那么鲜明耀眼的。看见过吗？我在多少枝笔下，成了“农

在《世纪》杂志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  
 中国电影的百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  
 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从1905年《定军山》的  
 诞生，到1949年《渔光曲》的诞生，再到1979年  
 《小花》的诞生，最后到1999年《甲方乙方》  
 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回顾了电影的  
 发展历程，还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这篇  
 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从1949年  
 《渔光曲》的诞生，到1979年《小花》的  
 诞生，最后到1999年《甲方乙方》的诞生。



2000年1月1日摄于北京

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回顾了电影的  
 发展历程，还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这篇  
 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从1949年  
 《渔光曲》的诞生，到1979年《小花》的  
 诞生，最后到1999年《甲方乙方》的诞生。

民诗人”了(我多么高兴接受这一顶冠冕! )。

我的童年,正当皇帝的宝座动摇的时期,正当封建社会崩溃的时期,正当新与旧,革命与反动交替斗争的时期。我看到了旧的尾巴,也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我们的大家庭也同旧时代一样,我所能赶得上的只是荣华“高照”的残烧了,时日的逝水很快地便把它淹死。童年过去了,像一个梦。梦醒了,回头再去找梦中人。十几位排着号数亲热地称道的,连着臂膀日夜拆不开群的,花一样的,鸟儿一样的小姑姑小叔叔们,有的牵着我的心嫁出了,做了孩子的母亲了,死了。小叔叔们,穷伙伴们,死亡,分离,每个人都有个可悲的命运。父亲死了,祖母死了,曾祖父母死了,而且,都是死得那么悲惨。我从童年的梦里醒来,正眼一看人生,啊,人生是这样变幻,惨痛,生活是这么折磨着人呵。

“这一些离题不是太远了一点吗?”

不,一点也不远! 学习不就是技巧的磨炼,应该是钻进人生的深海里去! 技巧不过是诗的外衣,而生活才是他的骨肉哩。

## 二 新诗的领路人

我第一次写新诗的时候,还不清楚什么是新诗。技巧、形式、主题,连这些名词都很陌生,不必说它们的含义了。写,是为了好玩,为了受一位如果说是族叔不如说是朋友的“一石”(他的笔名)的怂恿和鼓舞。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我不遇见他,也许一辈子“遇”不见新诗。他是一个怪人,一个疯人,一个诗人。他写了十年的诗,然而十年的心血却是一张白纸! 他在北平读书的时节,辛辛苦苦地把吃饭的钱硬省下来印书,自己宁肯叫肚皮挨饿,这样,他快乐,他安慰。抱着诗集,抱着一颗求赏识的忐忑的心去请教胡适先生,胡先生顺手翻开诗本子,眼睛恰巧落到一首叫做《夜过女子师大》的小诗上。“想那些异性的同胞们,都已朦胧入睡了。”胡先生吟咏着这两个句子笑着问他:“人家睡了,关你什么事?”听了这两句话,他便抱着诗本子,抱着

一怀冰，回到了自己破烂的小公寓，颓然地倒在床上，床呻吟了一声，他也长嘘了一口气。后来，他又出了第二本，第三本。他寄鲁迅先生求教，得到的批评是：“太质白，致将诗味淹没。”这个回信他一直保存着，我看过。他抱着铁的信心到处求知，他又把集子连上信寄给梁实秋先生了，梁先生的回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先生之诗，既违中国诗人温柔敦厚之旨，复乏西洋诗人艺术刻画之功……”这一些信都不能使他灰心，他还击了他们。他说他们有派别的成见，每个人都戴着有色的眼镜。他“封”自己为中国一等诗人，和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并肩而立毫无愧色。他还不满足于此，他更想冲破国界，爬上世界的诗坛。他说，他有一个独特的风格：用土语白描。在当时，有背于诗坛的风气，如果拿到现在来，也许被大家惊叹为新风格与民间气息呢。谁叫他早写了十五年？

没有当年的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对我没吝啬过鼓励，怂恿，甚至于改正，指导。如果，在介绍这位诗的培植人——臧友又是畏友的“一石”，太吝惜了我的笔墨，读者会责备我的吧。

弟弟担着松土，  
走进牛棚里去了，  
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弟弟的面目黧黑。

父亲躺在床上，  
正喷云吐雾的(注：吸鸦片)  
剥削我们一家人。

这几句诗传诵在大人的口里，孩子们的口里，是作为笑话流传着的，他成为众人眼中口中的“四癡”！孩子们都把他的诗背得烂熟，按着滑稽的腔调，做着鬼脸，唱它，好似小丑唱着令人捧腹的台词，有时把诗句拆成歇后语，做成笑料。

他走到街上，常有一队小孩子追着他，甚至于扯住他的衣角笑着喊：“四癫，四癫，发疯，发疯。”（他的诗句）他也不恼，笑着脸子一回头，孩子们便跳着喊着逃跑了。

坐在一块小石上，

僵！

来了鹿豕羊——

牵着走大荒！

孩子列着架势，向着他“唱”，把“僵”字挑在舌尖上，一顿，声音又短促，又响亮，又叫人好笑。唱完后，他们便鼓着小手，笑着嚷着满意地散开了。然而，一石很坦然，他的自信心倔强地站立着！

我的小孩女

满脸春风，

你是需要花了吧？

你是需要爱了吧？

这是他自己咏自己侄女的诗，而且他敢把它公开出来。

他的《碎鞋诗集》里有一首《出搭》，这是自己穷愁悲愤的一幅写照：

出搭，出搭。（注，破鞋走路之声）

什么父母？

你倒霉了

父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

出搭，出搭。

出搭，出搭。

什么朋友？  
没有钱，  
就没有朋友。  
出搭，出搭。

出搭，出搭。  
盖一床油灰被  
和老妻同寝，  
老妻也不快活。  
出搭，出搭。……

他曾经带着这篇诗和满心的高兴去朗诵给一位朋友听(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听的人怎样皱着眉,硬着耳朵!),那位朋友恰巧不在家,太太在忙着给孩子弄尿布,孩子屙了,而且在哭。碰不到男主人,他便把这篇诗朗诵给女主人听了。女主人玩笑地说:“这样诗,我也能做。”“好,就请你做一首。”她即刻用心做成,用口朗诵出来了:

孩子哭，  
老婆叫，  
也有屎，  
也有尿，  
噗嗤，噗嗤。

她大笑，他也大笑。

他在乡村里，非常寂寞——灵魂深处的寂寞。然而，他敢大胆地歌唱，他敢在封建圈子里维持一个奇特的风格。我是他惟一的 friend——诗的朋友。

我在乡村里寂寞极了，

见了人就谈性欲，  
人家把我赶出来，  
撒上“拦门灰”。(注：俗用以避邪挡鬼)

不管他怎样怪，怎样疯，他是形体我就是影子。他很诙谐。他有着又大又黑的脸，满是灰臭的脚，乱草一样的头发，一双没法提上后跟的破鞋子。笑还没飞上脸，两只大板牙先挤出唇来，常常有一支小短竹旱烟管，咬在口里，嘴水顺着它流了下来。他不太多说话，一说就满有风趣。我们常跑到十里以外去访朋友，三言五语，趣味洋溢，主人兴致勃然地忙着弄茶去了，回头来，客人已经不见了，空留一屋子不尽的情趣和怅惘。

我们常跑到僻静无人的林边，崖下，去对坐半天，有时话多得使双颊发烧，有时默默地半天无语，听风号，听虫叫，听大自然神秘的语音。在春天，也远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阳的反照下，在恰好的距离点上，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张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诗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叫黄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心的小船在诗潮中摇曳着。

这也是常常有的情形：他一个人踱到一家看林子的半间茅草屋里去，同一个青年寡妇对坐它一天，然后踏着沙沙的落叶一个人回来。

一个春天的清明节，燕子新客似的刚从远方来，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灵感借了我的手，在这个佳节的诗境里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新诗：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一石看了，比我还兴奋，他惊奇这诗的第一朵花竟这样美丽！对

于最末一句，他说了一大串“好！”他鼓舞我，用口给我的自信心“打气”，打得那么饱！好似他可以写包票一样，只要写下去一定可以成功。

写，写什么？好，看到什么，感到什么就写什么吧。如是，我写了“燕子”，写了……除了听一石朗诵他的诗以外，别人的作品很少看到，既然无所标榜，无所知，自己更觉得大胆，写啊，写啊，反正写下来有“知音”击节，朗诵，夸奖，这时候，真像从梦中借来了枝彩笔，笔正开花哩。

他的一间小草屋，便是我们“幽会”谈诗的“乐园”。一个小窗子，上面的白纸，碎成了黑条子，风像小嘴一样，呼呼地有时丝丝地叫出声响，窗外是厕所。屋子叫一张织布机霸占了一半去，棉花绒子扎上了灰白的翅子到处乱飞。窗下安一张小桌，桌上一方永久在口渴中的小砚台，那支不戴帽子的秃头笔，一堆零乱的稿子——上坟和“如厕”两用的纸！桌子的一角上坐着一盏长条身子的灯，它永远没亮过，晚上，风从破窗子里吹过来，摇动着惨白的小灯，灯下往往是一个或两个人，间或说一两句话，多半是沉默着。秋夜，真怕引个诗鬼来！

这是诗的世界，我们两个人的世界。门，是“虽设而常关”的，用指节轻轻地敲一下，一石便会慢慢地说一声“来了”，然后走来把它打开，他知道这来客是谁。

另外一个谈诗的地方，便是同我父亲结诗缘的那位叔叔——双清居士，他对中国旧诗既博又熟，特别对于杜诗，有着湛深的功夫和独到的见识。他自己的诗力也很雄健。他的年龄和头脑都不比我们老多少，所以，我们不但谈得来，而且还能谈出点味儿来。他穷，穷得冬天炕上铺不上一床褥子，孩子和小小的“男爵”（其实也有“女将”）一样，分“封”在炕的角落里，各人守着自己的“采邑”。太太的喉咙是一口永不停息的风箱，特别到了冬天，咳得腰弓起来像一个虾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手把一卷杜诗，有时也许是新诗，把精神从眼前的地狱超升到诗的天国里去。

我们去，一定要带点茶叶。为了煮茶的一把草，往往惹得太太满